

請  
交  
介  
換

廿六年十一月七日出版

**投稿簡約**

- 一、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文字要通俗，內容要切實。以兩千字為最宜。
- 二、來稿請註明姓名及地址，以便通訊。
- 三、來稿請直寄封閉，不經編輯部，勿寄交私人。

(墨遺生先迅魯集)

# 風雨

版出日期星每  
期九第

主編人 姚文甫  
王蘭西

發行所 風雨週刊社

社址 開封同樂街四一號  
零售每冊五分 預定三個月一元  
半年二元 全年五元  
外埠加郵費每份一角

本刊已呈請登記

◎ 類紙聞新為認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

## 短評

### 國際戰爭 危機日迫

日德義反共協定，傳擬於六日在羅馬舉行簽字，侵略國家的現正由精神上的呼應加進的向條約的結合邁進。而這反共協定，不早不遲，恰恰在九國公約會議開會的期間，舉行簽字，意義重大，不言而喻。

據羅馬電傳：「日德義反共協定，並未附有軍事條款；但規定如遇戰事發生，三國海陸空軍應取得密切連絡」。就這電報來看，「戰時海陸空軍的密切連絡」似乎還不是「軍事條款」！自欺欺人，有更甚於此者的麼？

除這以外，還有幾件可注目的事：一，日本反英運動激化；二，德國決定要求歸還殖民地；三，義大利召回駐法大使。這些事實，都是證明侵略國是愈益瘋狂起來，決心趁和平集團未鞏固以前，挑動一個有利的戰爭。

同時就英美法蘇諸國的關係看，精神上及政治上的結合也是在飛速前進。一向孤立的美國，因為感受遠東戰爭威脅，已放棄其中立而站在領導的地位，號召舉行九國公約會議；圓滑的英國，亦已決定對遠東問題，追隨美國到底；其餘法蘇兩國，對保障和平向持積極態度，只要英美肯幹，他們當然合作。

劃分列強對立的壁壘，是天天在增高加厚。今日兩大陣容的鮮明，已和一九一四年相去無幾。戰神唯一的苦惱就只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在這國際風雲日急的時期，為了表示反對侵略

的決心，為了爭取民族解放的勝利，我們希望政府迅速採取下列外交步驟：一，對日絕交；二，要求九國公約會議成立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三，和必須互相合作的友邦迅速訂立軍事上及經濟上的密切合作，以減少對敵人之友的依賴。

戰機已迫，我們需要果決的行動！（國明）

### 推進戰時教育

據本月一日大公報所載，教育部派遺專員及督學多人分赴豫陝甘川湘鄂皖蘇等地督促戰時教育的實行，本月二日河南民日報披露教廳這樣的一條命令：「中等以上學校，應遵照本府頒發各種非常時期教育法令，切實辦理！」最近，教署所召集的戰時工作座談會，教育組開會的結果也主張一面實行課程方面的改革，一面給予學生以救國工作的充分機會。這都是極值得大寫特寫的消息。中央政府和地方當局的意旨，已經表現得很明白；然而，戰時教育改革不能實現，大部分責任還在各校校長，教職員和學生身上。現在，河南已經成了國防前綫，盼望教育界一切人士努力實行非常時期教育，從教育方面產生抗日救國的大批工作人才，立刻跳進抗日救國的廣闊陣線中，保衛河南！保衛全中國！（述）

### 本期要目

如何實行全國民眾總動員	民文
贈鄉村訓練員序	徐文
下鄉工作的第一步	杜文
從「無聲之國」說起	徐文
發展新細胞運動	王蘭西
談日本文化	王蘭西
戰線上的中秋（小說）	姚文甫
在行唐（速寫）	姚文甫
難感兩篇	姚文甫
傷兵醫院裏	姚文甫
日本共產黨在華日本兵書	姚文甫
第二戰區人民自衛隊組織條例	姚文甫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南京圖書藏

## 論「哨崗」的停刊

自從平津淪陷，滬戰爆發以來，我們的文化界曾有一個短時期幾乎是整個的停止活動了。近來有不少前進的文化人從平津逃回來，從火線上退下來，一部分回到各地去，一部分集中到武漢，打算再建立起一個新的文化中心地。民族解放是必須文化與軍事配合起來才能成功的。敵人對這一點看得很明白，所以到處破壞我們的文化機關，殺害我們的文化戰士。我們的文化人對這一點看得也明白，所以不論怎樣的顛沛流離，窮苦艱難，依然担負起他們的歷史任務。近來武漢在文化方面慢慢的活動起來，全國人士都非常欣慰，正祝禱着它的發榮滋長。

在目前所有的救亡刊物中，够得上水準的還不十分多。在純文藝刊物方面，我覺得「哨崗」是其中最實在的一個。不幸只出了一期就被禁止了。

「哨崗」的被禁，在我們局外人看來簡直是個謎。我們找不到一點有漢奸嫌疑的地方，而思想也並不「過激」。如果地方當局沒有特別苦衷，我想一定找不出重要理由。

如今正是文化戰士們為國効力的時候，縱然有時因愛國心切而說話時顧慮得不周到，希望地方當局大處着眼，加以原諒；如其犯過太大，也最好給以警告，留個改過餘地。除非是漢奸刊物，我覺得都不應該隨便的加以禁止。

「哨崗」已經不說了，我希望武漢不再有第二個「哨崗」才好。（雪）

## 如何實行全國民衆總動員

民斧

自從全面抗戰發動以來，動員民衆的口號，已是一唱百和，成爲中國當前的中心問題了。但是，我們究竟怎樣動員民衆呢？

我們認爲第一必須堅實對於民衆力量的信心。從理論上說，近代戰爭的要素，不僅在於武器，而尤在於全國人力，財力，物力的總動員。而「炮後之人」的重要，更爲近代一般優秀軍事學家所共認。可是，跛腳的唯武器論者，一點對於這個無知，因爲他們只看到物，沒看到人，只知道中國的飛機大炮趕不上敵人，却不明白中國還有四萬萬五千萬的廣大民衆，有上下一致「敵仇同愾」的抗戰精神，所以他們的態度是悲觀，動搖，妥協，投降，民衆運動，始終受着他們的毒害，控制和蔑視，軍事行動，始終沒達到理想的發展，至今許多事對於能否支持抗戰的問題，多少的還抱着懷疑。這種無知的理論，不但是民衆動員的障礙，而且也是抗戰前途的致命傷。再就事實說，這次的抗戰必然是長期而又艱苦的鬥爭，如果我們不能發揮我們的優點，就是說不把廣大的民衆發動起來，何以能克服我們在軍事及經濟上的弱點，實地持久抗戰的正確策略，而使敵人屈膝於我中華民族之前？軍事家劉志堅說過：「阿比西尼亞政府沒有發動整個阿國民衆起來抗戰，而只是阿國政府與意大利的作戰，阿皇雖號召全國人民起來抗戰，但他沒有把整個阿國民衆組織起來，予以政治上的武裝，

却只是各部落間的個別行動，容易被帝國主義各個擊破……」難道我們還能再蹈阿比西尼亞抗戰失敗的覆轍嗎？所以我們應堅定的相信，民衆力量的發揮和運用，乃此次民族革命戰爭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牠的功用，不但能肅清漢奸，鞏固後方，運輸糧秣，補充新兵，供給整個民族的物力財力以抗戰，並且在民衆威力之下，也會使退縮者有所戒，使軍事力量益加迅速的發揮起來，使整個中國，不管是戰區或非戰區，已失地或未失地，統統造成像鋼鐵一般的國防勢力，使敵人打不進來，跑不出去，整個都消滅於我軍民合一的威力之下，所以唯有動員民衆，才能充實抗戰的力量，亦唯有信賴民衆的力量，才能真正的以全付精神，實行全國民衆的總動員。

第二，必須使統制性質與自動性國家利益與民衆利益配合起來。這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爲現在領導民衆運動的人，往往陷於包辦和強迫的錯誤，少數人包辦一切的結果，不但不能動員多數的優秀人才到民間去，而且形成了人才缺乏包而不辦的現象。事實上，由下而自發的民衆運動是很可能蓬蓬勃勃生長起來的，可惜受了上面的限制，竟至不能動，其次國家對於民衆一向沒有一點政治教育，只是向民衆強派壯丁，夫役，牲口，錢糧，車輛及其他物質，使民衆對於國家完全發生了惡感，一點不覺得國家可愛，同時，派走的東西，不公平

，不愛惜，甚至發生以多報少，中飽自私的流弊，各軍向縣政府要壯丁，聞竟有以綁票形式出之者，對於民衆自身的利益，概不過問，試問這就叫做動員民衆嗎？這樣就能動員民衆嗎？我們欲求真正的民衆總動員，必須注意以下二事：

(一) 統制性與自動性的兼顧 即政府對於民衆運動，固應使其組織統一，一切均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前提，但對於人民抗日的結社，集會，言論，出版之自由，尤應絕對的予以扶植和保障，同時，對於組織民衆工作，要本着積極的宣傳與說服的精神，去使他們自動的組織武裝起來，不要怕民衆，亦不要妄想利用民衆。

(二) 國家利益與民衆利益的兼顧 即在動員中堅決的實現有錢的出錢，大家拚命的原則，實行減租減息來救濟失業與災民，改善工農大眾的勞動條件及生活待遇，免除過去的一切攤派，劃除中飽，堅決的實行合理的負擔，堅決實行已頒佈的優待抗戰軍人家屬條例；嚴令各軍執行優待新兵夫役辦法，愛護牲口，車輛，保證其物質供給，禁止打罵虐待，違者嚴懲不貸，牲口車輛如有損壞者應付賠償，夫役因公遭受傷亡者，應給以撫卹。

真正作到以上兩點，民衆自然就愛國，自能就動員起來，而成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主力軍。

第三，必須有一動員民衆的健全而有力的組織，即這一領導機關，應以民主集中的精神為原則，未決定之前，允許充分的討論，既決

定之後，少數須絕對服從多數的主張。組織系統，分中央，省，縣，區，村各等級，領導人員除由中央，省，縣，區，村（民選的）及民衆團體分別派代表參加外，內設正副主任委員各一人，常務委員五人或七人，由全體委員選舉之。工作上，設組織宣傳，動員分配，人民武裝，劃除漢奸，總務六部，各部分設正副部長各一人，科員若干人。組織部，管理幹部選拔，訓練分配及指導組織省縣區村領導機關及人民團體，調查統計及核實縣區村民衆及人民團體等事宜。宣傳部辦理各種宣傳品，圖書圖畫民衆政治教育，及指導各級領導機關宣傳事宜。人民武裝部，辦理組織與訓練人民武裝自衛，指揮作戰，堅壁清野，偵察敵情，封鎖消息及保衛地方事宜。動員分配部辦理增進國民生產，改善人民生活，收容及救護傷病兵難民等事宜。劃除漢奸部辦理偵察報告漢奸，探敵活動情形，指揮捕緝，及審訊漢奸游擊等事宜。納稅部辦理典守印信，收發函電，款項收納等事宜。同時，欲使此種嚴密的組織發生充分的力量，必須嚴令各級政府及軍隊在該動員民衆機關行動不違背民族利益前提之下，須切實加以保護，協助，不准有絲毫的干涉或推諉的行動，否則，亦難有成效。

第四，必須有真正能夠動員民衆的人才。在這點，我們應絕對的反對不顧整個民族利益，唯個人私利是圖的分裂主義包辦主義。我們要求除漢奸以外凡是堅收愛國，對於訓練民衆，有經驗及能力的分子，均有參加動員民衆工作的資格。而且這種人才的來源，應大部自

各民衆團體中求人，因為他們的經驗，實遠較各機關人員為適當，他們的生活習慣，亦遠較不參加民衆運動工作者為適宜。假定這種人才不足分配，應立即設一特殊的抗日教育團，吸收高中以上積極愛國的分子千人以上，延請廣西陝北的有經驗人員為導師，半年卒業，這樣訓練出來的人才，必更為適用，更爲有力。以上所述，只是如何實行全國民衆總動員的一個綱領，但是如果我們能夠一一做到，自然就不會覺得動員民衆困難，而陷于取消主義的泥沼，消極爲敵人張目，積極更危害民族解放的前途。

### 第八路軍出師抗日誓詞

日本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死敵，它要亡我國家，滅我種族，殺害我們父母兄弟，奸淫我們妻妾姊妹，燒我們的莊稼房屋，毀我們的耕具牲口。爲了民族，爲了國家，爲了同胞，爲了子孫，我們祇有抗戰到底！

爲了抗日救國，我們已經奮鬥了六年。現在，民族統一戰線已經成功，我們改名爲國民革命軍，上前線去殺敵。

我們擁護國民政府及蔣委員長領導全國抗日，服從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嚴守紀律，勇敢作戰，不把日本強盜趕出中國，不把漢奸完全肅清，誓不回家。

我們是工農出身，不侵犯羣衆一針一線，替民衆謀利益，對友軍要親愛，對革命要忠實。如果違反民族利益，開守革命紀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責。謹此宣誓。

# 贈鄉村訓練員序

范文瀾

聽說河南軍政當局，最近召集大批高中以上學生，到鄉村去担任訓練民衆的偉大事業。當局這一計劃，確係很寶明而值得擁護。應召學生出發以前，當局一定有正確的指示，使學生們遵照去做，將來成績不成問題是有希望的。我算是教育界一份子，與應召學生有同學之誼，古人朋友離別，有互相贈言的規矩，所以用贈序作題，表示莊重懇摯的敬意。

中國患癆瘵病，從前清道光時代鴉片戰爭起，到現在整一百年，帝國主義結核菌一天一天猖獗，本有的封建菌也盤踞臟腑，做同樣傷害國命的工作，這內外二豎肆虐，害得中國病骨支離，氣息奄奄，與棺材快結不解緣。虧老天似乎有憐憫意，降生一位大名醫孫中山先生，博考古今中外的醫方，製出一部三民主義，來援救中國，對症發藥，確有起死回生的妙用。照常理看來，醫師開方，總是教病家立時吃下去的。不幸中山先生去世，繼承的醫師，爲格外慎重起見，要看看病狀變化，再定大劑灌救的適當時機。因爲國病太深，吃藥不可輕率，這種審慎態度，我們並不非議。

現在日本帝國主義毒菌在華北繼續爆發，河北省已成心頭微溫，四肢冰冷的險狀，豫北若干縣會遭暴敵襲入，也幾乎步河北省的後塵。我們爲什麼不說河北省死了，而還說心頭微溫呢？報紙登載河北省民衆紛紛自動組織起來，展開遊擊戰爭，這就是河北省並非真死的確證。有一句俗語，叫做「死馬當活馬醫。」意思

是垂危的病人，任何猛烈的藥劑，只要有理由認爲尚有一線挽救希望的，都可以吃下去。現在戰區及鄰近戰區地帶，正是死馬當活馬醫的時候了。何況三民主義並非猛烈劑而是對症劑呢？這時候還要遲疑不決，自以爲穩健，豈非庸醫殺人，罪該萬死！河南省軍政當局，也是有鑒於目前迫切的需要，知道組織民衆，訓練民衆，萬萬不容再緩。可是人才不够分配，急得沒法，只好忍痛把正在求學的寶貴青年，暫時犧牲學業，去擔當這個重大責任。聽說同學們對這件事，都非常熱心，報名應召踴躍得很，真是可喜可賀的現象。

不過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不是容易事，學生平時所學，本來隔離民衆頗遠，一朝做起實際工作來，總覺得生硬，有格格不相入的苦處。如果這次出去，得不到切實功效，豈但對民衆失了信用，就是軍政當局那番美意，也未免辜負了。同學們這一出去，關係既極重大，自然應該好好想個辦法，單憑一股熱忱，是不够的。

所謂辦法，不用同學們費腦力去思索，明白白擺在我們的面前，就是中山先生救亡良方的三民主義。只要把彌留狀態的人口挖開灌下去，準能從無常鬼的手裏硬奪回來。三民主義的要點，差不多小學生已經聽過，何況高中以上學生。只要隨身帶三民主義一本，(一本是整個的意思，是三民主義同時發生功效的意思。不要把三民主義解爲一民權至一民都沒有)

到鄉村堅決實行起來就成。鄉村潛伏的封建勢力，爲了保護他本身不正当利益，也許做出種種阻撓和打擊，但是我們若果真心救國，可以對他們勸解說服，使牠們知道救國的必要，萬萬不可對他們屈服。有時還應該依據民權主義，發動民衆的力量，對這種不愛國的封建殘餘一個示威。我們知道封建分子，在現階段利用得好，也是抗敵力量的一部份，利用得不好，他們可以被敵人利用當漢奸。這不是我憑空胡說，我聽到不少人公開表示：『鬧什麼！誰來我們給誰當百姓。』你想這種人還配當中國國民麼？我們固然應該盡量勸導他，倘若真是冥頑不靈，可以給他一個革命的教訓。

我以為全民抗戰過程中，社會內部各階層，必需避免劇烈磨擦，但是一味容忍，讓醜類依舊跳梁無忌，作救亡國策的大阻礙，那是姑息養奸，國家定有吃大虧的一天。所以同學們這次出去，如果：

- 一，不能堅決抱着整個三民主義去救國，這是同學們極大的恥辱！
- 二，三民主義不能克服封建勢力，失敗回來，這是同學們極大的恥辱！
- 三，封建勢力不能克服，自然帝國主義勢力也不能克服，使中山先生的良方，被庸醫誤事，這是同學們極大的恥辱！
- 四，封建勢力有讓步接受三民主義的可能，而同學們力量用得不够，這是同學們極大的恥辱！

五，同學們抱着救國熱心前去，結果却爲私人私利，把清白身體出賣了，這是同學們極

大的恥辱！

六，走到鄉村，沒有工作的勇氣，又沒有趕快跑回來讓別人去的勇氣，在那裏混混過日子，這是同學們極大的恥辱！

究竟同學們光榮的回來呢，還是恥辱的回

來呢，只憑同學們對三民主義的信仰程度和實施力量來斷定，我不敢懸猜，我在這裏極鄭重地提出一個口號：  
在戰區及鄰近戰區地帶，切實施行整個的三民主義！

## 發展新細胞運動

甫文 愁

我相信中國對日抗戰一定會勝利的，中華民族終究要復興的。然而要達到彼岸，我們還必須經過一段很艱苦的航程。自抗戰發動以來，三個多月了。開初只愁大家死氣沉沉，缺乏抗戰情緒。既而大家的抗戰情緒好像高漲了，都要動了，愁沒有辦法。於是你擬一個計畫，我提一個方案，辦法好像也有了。可是叫誰去辦呢？這一切救亡工作的發動力在哪裏呢？於是乎大家又有點茫然了。我想來想去，總覺得新中國未來的命運，全繫在一些前進分子的身上。中國目前正起着新陳代謝作用。隨着抗戰局面的進展，這種作用更將日益加速。我們必須推進這作用，必須讓滿身的腐血爛肉逐層剝落下去，長出新的肉芽來，然後中國才有希望。我們必須努力增加中國社會中的新細胞。

很明顯的，這幾年來，在使人窒息的陰鬱空氣中，一般青年的政治認識，工作能力，實在沒有增進的機會。縱使有幾個精幹份子，在數量的比例上也未免太少了。一旦大時代到來，要他們來担負艱鉅，這如何能勝任。目前救亡工作急待推進，需要青年的地方很多。但是青年本身如不重新改造，他的作用也是很小的。因此，當前急務，不僅要使青年參加救亡工作，並且還得把青年自身訓練一番，在青年羣衆間來一個啟蒙運動。

但是這種啟發青年訓練青年的責任，既不敢望於一般等因奉此式的學校；也不能像前幾年那班新村運動者一樣，特意製造出一個美妙環境，把青年放在裏面，讓他們慢慢成長。我們必須把學習和工作統一起來，就在工作中心學習，才是真實的學習；學習着的工作，才是進步的工作。我們不妨設立各色各樣的救亡工作小組，把個個有希望的青年吸收進來，增加他們的政治認識，發展他們的工作能力。假定我們在開封能於幾個月內成立五百個五人以上十人以下的救亡工作小組，那末不久我們將得到三千多人的青年幹部。把這些新細胞散佈起來，作為一切活動的核心，各種工作自然不慮沒有力量去推動了。所以目前發動青年參加救亡工作，除工作本身的效果外，我們還必須特別注意其教育的意義。我們要通過各種救亡工作，通過各色各樣的小組，來進行我們的發展新細胞運動。

## 從「無聲之國」說起

杜子勤

關於語文問題，那真是一部二十四史不知道從何說起，不過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近鄰不如對門」，咱們就從對門說起吧。前天爲了紀念魯迅先生在風雨第七期上發表一節「瞎話」，叫做「無聲之國」，這是跟語文問題有關係的話，又是剛才過去不久的事，所以就從「無聲之國」說起語文問題。

話說那篇「無聲之國」，在表面上看來那寫法有點喜皮笑臉不大正經似的，實在俺可是很正經的寫出，並且話雖然有點瞎，可也不是憑空虛造，倒也句句有個來歷。那是根據魯迅先生的一篇遺著叫做「無聲的中國」寫出的。那篇遺著是魯迅先生於民國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會的講演辭，後來收到他的「三閑集」裏，第一篇就是。這篇講演辭俺認爲是語文問題中一篇重要文獻，很可寶貴的提示，所以今天說起語文問題又要從這個題目上說起。

人類自從發明出「火」來，才有「人」的歷史。自從發明出「文字」來，才開始有了「文化」，並且一個民族的文化的高或低，也決定於這個民族中，文字教育的普及或偏有。中華民族的祖先很對得起我們這些子孫，他們很早，（大概從夏代起）就給我們造下一套文字。只可惜後來的子孫「不肯」只能一點一點的改良，不能澈底改良，一直推衍了幾千年，到如今還是一種與民衆不發生關係，只爲少數人所偏有的特別難學的東西。因爲難，大家要發表自己的思想感情就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說話。「雖然能說話，而只有幾個人聽到，遠處的人便不

# 下鄉工作的第一步

徐述之

在本刊第七期中，我寫了一些「怎樣準備下鄉」的具體辦法。現在，我們接着談談下鄉以後怎樣幹。爲了不想多佔「風雨」的寶貴篇幅，好讓更加有價值的文稿多登載些，我們暫且把談話的範圍限制到下鄉以後的初步工作。

我要向大家建議：先在縣城住幾天，然後偷偷的鑽進鄉村。

大家是去到鄉村中作救國工作，爲啥我要勸你們先在縣城住幾天？

咱們這些知識份子自己以爲自己也是平民。其實，拿我們這樣的「平民」來和鄉下老百姓那樣的「平民」放在一塊比較，真是「西坡到東坡——差的多」！不管是從生活方式（衣、食、起居等等）方面的外觀樣式和習慣動作（或是從生活內容（意識、思想等）來看，咱們和他們簡直是大不相同。現在，咱們既然是想接近他們，把他們拉進抗日救國的偉大潮流中，咱們對於他們的生活真像必須首先得到相當認識。關於中國農民的生活情形，書本上所教給咱們的祇不過是一般的，抽象的。至于，「各地」農民「具體的」生活情形却很少講到。咱們這些鄉村救國工作者，有些是從省城或其他大都市來的；有些雖從其他縣城來到某一縣城，却不見得是這一縣的人；有些即使是這一縣的人，也不見得就能對於全縣各鄉村的情形都很瞭然。補救的辦法就是：咱們不要急着想和鄉下人會面，不要急着立刻開始鄉村救國工作；咱們要先在縣城裏住幾天，從社會教育館，鄉村社

會教育工作人員，教育局，各鄉鎮小學教師，私塾的老先生，素日熱心公益的公正紳士，縣政府，縣黨部等等方面探詢各鄉村的生活情況，風俗習慣，商談本縣各村救國工作的進行辦法。在探詢的工作上，要「細心」；甚至於細心到要把當地鄉下人彼此見面時所用的「稱呼」和其他常用的口頭話都要探詢明白。在商談的工作上，要「虛心」；不管那些紳士們是不是保持着封建思想，私塾「老先」是不是保持着冬烘頭腦，在推動地方自衛工作或發動地方整個救國工作上，我們要看重他們。理由很簡單，只不過因爲他們對於地方的情形比我們熟悉；而且我們爲了避免他們的誤會，減少他們的牽扯，我們要把中國政治現階段的一般路線（「對外抗戰，對內和解」這個總路線）應用到地方的救國工作上。

地方情形已經弄得相當明瞭之後，你們就可以下鄉了。但是，我還要奉勸諸位不要像在城市中進行救國工作時的樣子：成羣結隊的到這條街上講演，到那條街上演劇，提高喉嚨，到處唱歌。這些辦法，在我們纔和鄉下人見面時，都用不着，都不中用。如果我們在「初步的」鄉村救國工作中仍然抄襲這一套，一定不會得到效果。第一，鄉下人根本上就不慣成羣結隊的人來人往；第二，鄉下人有幾個能對於講演，演劇或歌詠發生興趣；第三，鄉下人生活很忙，他們實在沒有工夫站着或坐着，靜聽或靜看你們這樣的救國工作。最有效的初步鄉

知道，結果等於無聲。又因爲聽，有些人便當作寶貝，像玩把戲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幾個不懂得，結果也等於無聲。」（魯迅先生的話）

所以號稱四千年文明古國，到現在還是教育不普及，一切文化事業落後，因而常常受人家的欺騙。我們是不能將自己想說的話說出來的，所以歷來受侮辱，受損害，總是一個「不緊要」。中日戰爭，八國聯軍入中國，辛亥革命，這些大事情一直到現在可有一部像樣的著作？反而在外國倒有些，例如 Borsari-Smith 的「中國革命見聞記」(Caught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敘述辛亥革命年間在陝西革命中的經歷非常詳細（今年一月間大公報史地周刊有沈鑑先生的節譯），然而這不是自己的聲音，是人家的聲音。近來的幾樁大事，如九一八，一二八，一直到今年的七月七，八一三，這打破中國史上的記錄的大災難，可曾有難民發出哀叫的聲音？

全面抗戰需要全面覺悟，需要全民族一齊發出反抗的呼聲來。然而今天我們廣大的民衆都是些啞叭，不能發出一種宏大的吼聲，甚至於成千百的被敵人利用作漢奸，這該是多麼危險呀！

魯迅先生說：「我們試想現在沒有聲音的民族是那幾種民族。我們可聽到埃及人的聲音，可聽到安南，朝鮮的聲音？印度除了泰戈爾，別的聲音可還有？」又說：「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

真的，使無聲變成有聲，實在是今天的當務之急，可是青年人，我們怎樣才能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呢？

村工作方法是「口頭談話」。你可以化裝成從敵區（例如說彰德）逃難出來的乞丐或難民家屬，也可以化裝成玩猴或跑馬的人（即鄉村化的馬戲團），更可以化裝成「吹糖人的」或「賣花生的」……總之，我們要把自己變成真正下層社會的人，然後鄉下人見了我們纔能發生同階層的感情；他們纔不會嘴中叫「先生」，心中分出「你」「我」的界限，採用「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至于，你和他們談話時，千萬不要開口是抗日救國，閉口也是抗日救國，第一你要用化裝成窮人的辦法，感動他先找你談話，問你爲什麼落魄到這樣的地步，你纔好開始你的口頭宣傳工作；第二，你的口頭宣傳工作要先順從着他的意思，慢慢的談到日本的罪惡。例如，他問：「你這玩猴的爲啥弄得面黃肌瘦，衣服破爛？」你可以扯個大謊，說：「咳！不用說啦！說起來，傷心得很！上月初八那一天，我在黃河以北，彰德府（記着：千萬不要說「安陽縣」）做買賣。打開場子，敲起鑼來，叫猴子騎在小羊身上，滿場跑。瞧熱鬧的人，看我玩得好，有的人扔下一個銅元，有些人扔下兩個分錢。我正在瀟灑拾錢的時候，忽然聽見大砲響，人都亂跑起來，嚇得我渾身「抖擻」，不知道往那裏跑纔好。正在害怕的時候，一看，小羊也不知道嚇得跑到那裏去了。我拚命大踏步向前找，在十字街口遇到一位「老總」（巡警）我問他：「老總！你看見一條白羊麼？」那老總說：「你找什麼羊？東洋鬼子快要打到縣城了，你還不跑？你要命不要？」一句話提醒了我。一聽，可了不得啦！大砲越放越厲害。我也顧不得找我的羊了，趕緊回到玩把戲的

地方，招呼我的伙計，牽着猴子，向南跑。把戲場裏的錢也沒有檢完，馬鞭和鑼槌也丟在那裏——你看！我「鹽旺」（「現在也」）手裏所用的鑼槌是一根小樹根做成的。我是把縣人，從彰德跑回家，沒錢不能坐火車，只好「地下」跑；住店和吃飯，都沒有錢，只好白天「要飯」，晚上住在破廟裏。本來我已經餓得不能再玩把戲了，就是玩起來，也沒有人看。沿路上，各縣各村，大家小戶都在忙着準備打鬼子，誰還有工夫看把戲？……」以下，你可以接着問他：「你們莊上今年的收成好不好？」如果他說：「不好」，你可以把農村破產和日本侵略聯繫起來，說給他聽。如果他說「好」，你可以說：「收成固然好，天下不太平也不行。我會經親眼看見彰德府的收成好極啦。可惜彰德府的老百姓事前沒準備打鬼子，鬼子來了，老百姓吃的穿的都叫鬼子拿去了。房子也被鬼子佔去了。鬼子還把他們的老婆搶去了。老頭和小孩都被鬼子殺了。剩下年輕力壯的小伙們又被他們拉去挖戰壕，抗槍桿，逼迫中國的老百姓打我們自己人！……」像這樣，談話的結論自然會引申到「抗日救國」的根本主張上。

自然，實行「口頭談話」的宣傳辦法並不是單純採取「化裝」的方式。一來，化裝需要相當設備。二來，適宜于化裝的人並不多。三來，化裝出來的人和農民談話來，時間不能太長；太長，或者會露出馬脚來；即使不致于露出馬脚，你總不能一天和他談到晚吧。我想了一個辦法，請大家試試看。大家到了縣城之後，就請縣政府找着一座廟宇，設立一個難民救濟所。爲了救國，大家都委屈些時吧，人人都算變成逃難者，在救濟所吃飯，睡覺。除了吃飯和睡覺的時間以外，要整天的個別下鄉。見了鄉人，就說明你自己是一個逃難的人，現存是由縣裏養活着；自己也不能白吃飯呀，而且那些飯都是老百姓完糧納稅所繳上的錢變成的，所以，自己要到鄉下幫忙老百姓種地，除草。你說明：你替他做工，絕對不要他一個錢，也不要他管飯。他就不會拒絕你幫忙。你在一塊工作的時候，就可以從你自己的逃難生活以及他的困苦生活說到抗日救國的必要和方法。你在種田的工作上幫助了他，他感激了你，也就容易接受你的救國工作。

只有像這樣「人不知，鬼不覺」的下鄉方法，纔能巧妙的鑽進鄉村，打動鄉下人的同情心，振動鄉下人的正義感，鼓動鄉下人的抗日思想，推動鄉下人的抗日行動。愛國工作固然是「光明正大」的，但是，爲了工作的效力着想，我們却不得不採取「偷偷的鑽進鄉村」的工作方式。

只要我們在初步工作上作得確實有效，等到鄉下人抗日救國的熱情鼓盪起來之後，我們纔能露出鄉村救國工作者的真面目；在此以前，如果我們缺乏耐心，一開始就擺出：「我是爲了喚醒你們而來的；我是鄉村救國工作的領導者」這樣的氣派和架子，結果一定要糟糕。

請看  
傳播抗戰消息靈通之  
民 國 日 報  
社址 河南省黨部內

# 談日本文化

王闌西

日本的文化都是從中國和西洋學去的，是中國文化和西洋文化的混合體，自第十世紀就開始從中國學習，到十七世紀以後，因為經過幾次戰爭，日本的文化也隨着和學習西洋的武器一樣，學來了西洋文化，這樣就形成了東西洋文化混合起來的今日的日本文化。

日本開始學習中國文化，是在五胡亂華的時候，中國工藝術家等爲了避難到了朝鮮，漸漸地也到了日本，約西曆第三到第五世紀，這個期間日本人非常用力學習中國的文化，中國的論語，千字文也都輸到日本去，於是，日本漸漸才有了文化字，到隋唐初，日本皇帝景仰中國文化，就派「遣唐使」到中國來，熱心吸收中國文化，唐朝用來統治的宗教——佛教——就成爲日本文化的骨幹，日本的「大和精神」，就完全被中國文化所支配，以至於連產業及生活的方式都不能不學中國人了，到了宋末明初，中國的貨幣也成了促進日本經濟發展的動力，這一直到了十六世紀中葉，中國文化在日本，因爲西洋文化的輸入，就漸漸到了衰落時期了。

西洋文化輸入日本是從葡萄牙開始，使日本的封建割據局面急速的崩潰，促進了日本的統一，基督教的傳入，佛教也漸漸地動搖了，以後，荷蘭人的勢力到了日本，奪了葡萄牙人的勢力，連在語言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到明治維新以後，西洋新思潮的傳入，對外幾次戰爭的結果，日本社會發展的急需，很快地摹

着西洋文化，這不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藝術，都有了飛躍的進步。但，進步中仍有許多缺陷，就自然科學來說，因爲對外戰爭，非常迫切的需要軍事科學，而軍事科學只是技術的模倣，武器的製造，缺少了理論的基礎，只學來了點發明，而沒有學來基本理論，雖然表面上看來很可以趕得上先進各國，但實際上是有這種缺陷的。其他科學部門也都是這樣的，這種缺陷在日本社會的各方面都表現着。

今日的日本文化情形，大概可分爲三大陣營：法西斯蒂，自由主義和科學的世界觀，這三個勢力，表面上法西斯蒂很大，但沒有自由主義和科學的世界觀的力量雄厚。

日本的法西斯蒂，和德意志意大利的法西斯蒂，多少有點不同，就是日本的法西斯蒂是和殘餘封建思想相結合着的。他們大吹大擂的「日本主義」，就是這種表現，他們說日本主義是發揮「大和精神」，「優秀的大和民族的光輝」，完成「大亞細亞主義」……等，甚而在自然科學上還說甚麼民族性，他們用種種的花樣來囓，但還沒有甚麼體系，他們用種種的方式宣傳，用官廳的力量命令到青年層中去宣傳，仍沒有甚麼成績，更爲着進一步的展開宣傳，就用所謂文化彈壓·文化統制等方法來壓制。但，人民對於它的本質已有了較好的認識，雖用壓制也得不到好的結果來，於是對和它對立的科學的世界觀的陣營裏的有力份子，就加以逮捕，拘禁，鬧發真理的雜誌，出版物也就遭了停刊

，發禁。自命爲「研究自由」的國家，也不能作學術的自由研究了。過去出版物的焚毀，新出版的發禁和刪改，國外出版物的輸入禁止，青年學生教育「改善」，「不偏重智育」，都成了今日日本文化的特色，這個力量，因爲有豐橫的「青年將校」作主幹，看來像是很大，但這只是一部分，相反地在科學世界觀的陣營，因爲法西斯蒂的「日本主義」，總充不了飢，而越發的擴大，隨着法西斯蒂的每一次加強統治，這個陣營就有一次發展，自由主義陣營的人們，因爲爭取自由，也都被壓到科學世界觀方面來，他們都積極地聯合着對狂暴的無理統治，作着鬥爭！

隨着對我國侵略戰事的爆發，日本法西斯蒂，在國內更加緊它的文化統治，停止進步的雜誌，逮捕反戰的教授，強迫文化人參加侵略的戰爭，禁止外國電影的輸入，強迫各刊物作戰爭的宣傳……等，以至於日本有名的評論家，文化家，都只好守緘默。但，民衆却用放火，燒火藥庫，散發反戰傳單，來回答這個統治。現在的日本文化是包含着這樣的運動和矛盾：人民大眾的文化是在和法西斯蒂作着鬥爭。隨着對外侵略戰事的延長，這種矛盾更將擴大，最後，在日本法西斯蒂軍閥崩潰後，將建立起一種新的科學世界觀的日本文化。

請看  
中原唯一大報  
河南南民報  
社址 開封省政府路



# 戰線上的中秋

鐵里

天空忽地擁起了烏雲，一個巨大的黑影在地面上行走，趕路的逼緊着氣一個勁兒跑。晚秋燦爛的放出沙啞的叫喚。在雲的空隙裏，透射金色太陽。

被雨沖崩了的土坡上，號兵在上面安閑地調着號。遠遠的走來了十來輛的大車，雖然趕牲口的車是講「下不了雨」，但他還是擔心地張張的天，鞭子的尾巴不斷地抽着牲口的屁股。大車的鐵鈴噹噹的響進了小小的獻縣城。七連的打前站的已在城門口等着我們，一方面向守城的衛兵打招呼，隨即就跳上了第一輛驢車。

「中央軍，老闆的！」

同我們談話忘記了照應車子，他探出頭去看了一看牆上的箭頭：

「右轉，左轉——！」

他又把屁股移到趕牲口的坐的位置上去，搭訕着：

「老鄉，辛苦你！」

七連，這個麻子辦事情挺能幹，雖然也有時不大妥貼、正像所謂「大鍋菜不合衆人口」，那裏件件滿意呢。

我們停在廣場上。廣場上的大槐樹上，楊柳棒子上，滿掛着牲口。

後方醫院裏的担架排把我們僅剩下的受了傷和得了病的抬走了，我們越加感到寂寞了。但我們也懶得了保障。誰也不會再想到他病一分鐘瀕臨似的頭一搖，倒下去一個，飯碗

從手裏無緣無故的落了下來，眼睛一眨，「完了」。想着從上流下來的含着毒素的，就感覺得鬼子不餓，卑鄙！

雨下了一陣，但又好像沒有下似的，空中沒有了塵沙，越覺得明朗，棚子裏的人又跳了出來，太陽在東方劃了一條長虹，孩子們從嘴裏升出了指頭想指又不敢指的。曠場上行軍鍋冒出了烟。離城兩里地天主堂的晚鐘給遺棄的小城敲進了蒼茫的夜色。

趕牲口回來了，帶來了一帽子的梨子。

「從那兒來？」

「姑姑，他就住在城外黃家屯，我明兒還想趕回去！」

「幹嗎？這樣急，過節？」

「年頭不對過過節！」

「是不是找黃面婆子圓一圓？」

「哈——！大家都笑了。」

黃班長掏出一盒大號哈德門。

「老鄉，抽嗎？」向大家一輪，就塞上自己的嘴了。也沒有等到大家回答，他表示很抱歉的樣子，把手裏的空盒子捏成一團：「寡婦生孩子，——獨根兒！」

大家又火一團的笑了。

「你去了牲口誰管呢？」

「後面李家的帶了一個夥計。」他又囉囉嚶嚶講什麼只想喝水今兒只吃了一點窩窩頭，一碗稀飯。

黃班長答應了他：只要他叫那個夥計打一

個交代，他明天天一光就可以走，免得晚上滑路麻煩。

但他一個勁兒執拗，就在蒼茫中，他的黑影在我們來的一條路上隱沒了。

月亮升起無數感傷的手，撫摸地面流浮的孩子，在溫馨裏做着思鄉的夢。

不時城外發出尖銳的步槍，夾着嚴肅的問：

「口令！」

大車旁邊一個拖長了影子的荷着槍的，這是中和情格的射手，——黎安和。戰鬥和世故磨擦他遲鈍而低能。譬如這樣愚笨的事件：敵人的飛機來了，第一他光把眼睛閉上，以為我們眼睛看不到，就是我們躲避了危險。

由於歷年來的參戰他這個不健全而殘缺的體格，是已經不是一個戰士的條件。然而他畢竟由於年資的超人，已充任了七八年的上等兵副目。學堂裏的一出來就掛武裝帶，都不放在他的眼睛裏。他的一雙眼睛，網滿了血絲，這血絲裏豐富着許多人生的經驗，這血絲裏也積蓄着許多砂眼病菌，這雙眼睛使他防礙了許多戰鬥的能力，比如迎着陽光他就看不清準星，對着強烈的光就不能睜眼睛。

有人提醒了大家：明天是「中秋節」。

他拿着一隻手在眉毛上打了個涼篷，却仍不能澈底從月亮裏看出一些什麼。他只能看到渾渾的一團，這發光的球並沒有牽引他到十多年前的故鄉，也沒有激動他對過去每年的中秋幸福與勞苦的衡量。他只想起了許多同伴的影子。

他忘了家的影子，也忘記了故鄉的方向，

他佩服那些有智謀的高級長官，也信仰那些，「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

打日本他明白不了許多難懂的詞兒，他知道一個勁兒跟着殺，殺的原因，很簡單：憑什麼他們搶咱們的地方，睡咱們的娘兒們？

如今對着這一輪明月，許多同生死共患難的伙伴同許多戰跡，盤據在黎安和心頭。

是一個炮火掩護步兵前進的晚上，月和星羞慚失了光，砲口竄出一道白烟，火球像一個新出世的太陽。那血紅的火花在灰色的帳幕上像電一樣地爆炸了。那些分裂出來的各個小銀花，在我們的四週在我們陣線上「別別」地炸裂着。

我們屏着自己的呼吸，看不可計數的砲彈在我們頭頂爆裂着。有時我們的砲手也發出：「預備！放！」砲口冒出白烟，我們輕鬆了一口蓄壓的悶氣，從炮擋板眼子裏窺伺着我們的砲彈在空中飛舞，一直看完它驕傲地破壞了我們的目標，又裝了第二顆砲彈。裝甲汽車又發動了，爲着蒙蔽敵人的目標我們又移動了另一個方面。

步槍子彈迴旋在空中，發出單純的呼嘯。就在這天夜裏，我們敢死隊在地上滾着前進。左翼的尖兵連放着火的緊急信號槍，我們跳出了戰壕，抽出刺刀，在東方太陽還沒有紅的第二天我們又搶回在敵人手裏蹂躪了一天的子牙鎮。

姓黎的被調進掩埋隊裏，他拿了一把十字鏟，報了數，就去安葬他的同伴。

那是一個會唱小調的迫擊砲射手，黎安和時常因爲那輕輕浮而挑情的嗓子，不時從帳篷裏伸出頭來急燥地，向他咆哮：

「喂，熄燈就聽到嗎？睡覺不？喇叭筒子！」

那是一個「呱呱呱」，他的這個綽號除去由於名氏變音「黃阿華」外，還有一個抽象的意義，就是指他那張嘴。這個百靈鳥，他知道的實在多，還會捏造事實，說得生動耐聽。他擁有很多羣衆。不愧是一個天才的草野宣傳家。

那是一個伙夫。

黎安和在他們墓前用磚頭做着三角六角的記號，敬了一個禮，手擺在帽沿上很久。

特務長用紅鉛筆在花名冊子上給他們加了一個圈。

「聽！炮！」黎安和鎮靜了一下，搖了一搖頭，也許是耳鳴。百把里聽到炮聲音也不是一件稀奇的事，他又老練的想：對！必定是由那條琉璃河上流震過來的。

圓的月亮還是在頭頂走，渡過天河，爬過灰色的雲。

黎安和他又浸進記憶里：於是在模糊裏又聽到幾聲垂危的呼聲；那是熟悉得像每天接觸鬥爭的武器一樣熟悉。——這些伙伴，這些英勇的伙伴！

敵人放着謠言，限期要搶滄州，我們的命令是在沒有得到後援以後，不許退出戰壕。

「向前面傳，搜索前進！」壕溝裏在黃昏傳

人是動物，所以不能不活動。

但各人的動法未必一致，有時往往是背道而馳，於是就有了「正動」和「反動」的分別。可惜自來沒有人把「正動」和「反動」規定下一個標準，在張三認爲是「正動」，在李四認爲是「反動」，歷年來不知有多少爲這點纏夾不清的糊塗題冤枉而死。如今這界限才算分明，就是，凡爲抗敵救亡而活動都是「正動」，凡爲破壞及阻礙抗敵救亡而活動都是「反動」，「反動」的就是漢奸。殺漢奸決不冤枉，所以也不必姑息。

## 不 動

### 姚 雪 垠

有許多人曾在「正動」和「反動」之間生活過，曾拿「反動」的罪名慘殺過異己，如今却一動也不動了，人一旦不能活動，一定是失掉知覺，血液發冷，總而言之是死掉。死掉的應該滾進墳墓去，悄悄的腐爛完事，把路子閃開叫別人走。如果不這樣，便叫做「尸位」，於別人，於自己，都沒有好處。尤其對自己更沒有好處，因爲死屍在光天化日之下豈不是腐爛得更快，消滅得更快嗎？

有時已經死掉的偏要想掙扎着再動一動，結果就成了「走肉行屍」，倒不如乾脆的消沉寂滅，免得大家討厭，落得個無恥混蛋。

(十一月三日)

着這個命令，接着一個個像青蛙帶着一顆活躍的心。「後面有援兵來了」曲着肘，屈着膝，像蛇一樣地爬，爬！

連長低聲說了一句「接火了」，連忙回過頭來找號兵：「連長低，連長低……」

「只有在那黑暗裏閃閃發光的大刀，同扣在小指頭上的手榴彈火線，那黑裏發光的時，除了「目標」，他們再也不知道周圍有些什麼，他們忘記了一切攀身的俗事，以及一切的聽覺，感覺都失去了效能，他們只知道殺人！他們只留下這點理智，殺沒有大刀的人。剩下兩隻眼睛和拿大刀的手還活着。

「嗚嗚嗚……」機關槍覺醒了。我們擲出了手榴彈。自動步槍，連蓬頭，左輪，九響，都發了狂。

五十米以內的泥土都發出了焦臭。

「殺！」

拿到頭就砍，黑暗裏我們以大刀做標記。第二天因為接濟不上，敵人的炮火太猛，我們又退到原來的防線。

長脚說道：「他們用汽車裝大兵，我們用大車接濟彈藥，他們用飛機大砲，我們拚換腦袋瓜子。」

魔鈎鼻子對得痛快：「怨了誰？要是個個拚換腦袋瓜子，早就打到山海關，嚇跑個鬼孫，你媽的，腳長跑得快，活着回來的都不是中國人……」

「奶奶，你以為你掛了采……」

連部裏的副官來點名，才平了這場爭執。我們班裏除去長脚，魔鈎鼻子，黎安和，還有一個半死半活的火腿。

副官把班裏一個個名字依次的點下去，搖了搖頭「九個，九個！」

「九個！」

長脚在後插了一句：「連屍首都找不到！我們臘黃的臉，都癩癩地垂了下來。

火腿的兩條腿像像上下一樣直的「柱子」，在壕溝裏浸了十來天的水，火腿的腿可解不下來了。副官拿了一把刀子來割，兩條血淋淋的腿簡直割了一層皮，死過去又活過來。

「第七連就剩下我們三個！」

目光射黎安和的影子。他放下了肩上的步槍，鬆了一口氣，散了一會步。

有「大刀嚮馬」稱呼的吳排長；滿臉疙疸的陳營長；失了蹤跡的馮營長；發誓殺鬼子的趙師長……

在他心裏盤據了一個頑固信念：

「復仇！」

大車蓬子裏發出了嗚語。

第二天，天一光，趕車的喂了牲口，又可

哼唱唱的上道。市上正趕集。

「十五大市集」。當然忙得擠不開，黎安和偷偷地跳下了車。

他帶上車來一簍香，劃着一根紅火柴，燃

着了香就吸着半節的「大號」。虔誠地把它插

在車頭上。他又想起那個時常偷他香烟抽的迫

擊砲射手。

車走得很慢，一個隊伍的想來補個名子：

「老總，你是第幾路前方退下來的嗎？」

「媽的，送你娘，換防！」要是早十年，黎

安和起碼換他一個半死。

孩子們等着神妙的月亮，中西理髮店貼上

一張條子：「休息半天」。

各種氣象都呈現着。

「通節！」

## 到王家山去

莊吉玄

我們又出發了，還是第二次行軍，目的地是王家山。

第二次總比第一次好些，背包雖仍勒在臂膀上，但已沒有第一次那樣痛苦了。

這時天剛發亮，東山里僅射出幾線金輝，田野的空氣異常清新；康壯的早晨，帶給我們滿身活力，一個個懷着歡快的心，踏過露草向前邁進着。

靜寂的大路，像一條巨蟒軟癱地躺在那里，間或遇見幾個挑水菜的小販，滴着汗水迎面過去。此外便少有人了。

路越走越狹，並且盡是高岡沙灘，灣灣曲曲，再找不見一段平路，我們用力掙扎着和艱難抗鬥。汗水溼了帽子，溼了衣袖，還透過軍裝浸溼了被包。——這，我們不管它，在任何情況下，我們只知道前進。

走上高崗，我們的視野逐漸闊大了。無垠翠綠的原野，噴發出一種不可名言的氣息。不知道是興奮還是難過。竟使我們的眼睛發潤了。我趕緊仰起頭來，我想：不，我向翠綠的原野發誓：

「親愛的原野，我們一定守護你。」

大家喘着氣，一個山崗一個山崗的過去到了王家山，已經精疲力盡了。

坐下不久，隊長說有個叫槍林坪（？）的村莊正唱戲，我們要去宣傳。好！去就去，這里沒有怕苦的孩子，雖說又增加了十幾里的行程。

於是，我們又武裝起來，繼續向前推進。

# 唐行在

前線速寫

## 野碧

廣袤的華北平原上，緊靠着延綿的太行山邊，出奇的盤據着這個行唐：整個小城浸進濃綠的楊木和白茫茫的蕎麥花中。從太行山麓發源的小河，彎彎地攬抱住東，西，南，三面城。小河用一種沙啞的嗓音日夜在歌唱。當遠鄉的一串兩輪大車橫涉過小河，無數的騾蹄攪渾河水，無數的騾蹄攪渾河水，就是歸時的黃昏。

風是緩緩的，從楊林的梢頭吹下田間和沙原，把棉田里採棉農婦的頭巾，和沙原上擱沙孩子的亂髮飄動。

從北平流亡出來的宣傳隊，在林木和村坊間穿進穿出，於是遠處沙原上飄起一陣孩子的尖銳歌聲：

起來了，

祖國苦難的孩子們！……

棉田里的母親們咧開嘴笑，用慈和的眼光望着遠處的沙原，睜圓着那一個尖銳的歌聲是屬於自己孩子的。……

九月間的太陽逼着大地，沙原敞開寬廣的赤色胸膛，發散出陣陣的熱氣。河里的水流也騰起一片濛濛的水氣。在村道旁的樹蔭下，聚坐着從戰壕里歇工歸來的農民，他們脫下闊邊的草帽，抽着旱烟或用錫杯敲着樹根談話。

今天是集日，從附近各村莊上城趕集的農民們擁擠在街衢。梨担和葡萄担佈列在市街的

兩邊，出賣耕牛的老農民也雜在梨担之間，用哀懇的眼光迴望着行人。小館里的館官匆忙地在各個食桌前走動，張着嘴高聲叫喚。

冀察游擊司令部貼上的鮮明的壁報前，堆聚着黑壓壓的觀衆。幾個年青農民指着壁報上題名為「北平的中秋夜」的漫畫，上面畫着北平壯麗的正陽門城樓，城樓一角的天空掛着流淚的月亮。青年農民們噙着，用憤激的眼光迫視人們的臉孔。

從集上買好東西出城來的農民們，成羣地沿着原野上的兩條無盡長的轍痕歸去，人羣隨着渺茫的轍痕消失在原野的遠方。

太陽偏西了，高空上的雲朵靜靜地貼在天邊，孩子們在沙河的淺水里嬉戲，從不遠的城根送過來農民們挖掘戰壕的勞作歌聲。熱氣的消退中，微涼的風在遠近的草叢里輕輕地流洩。疲竭的虫兒們也振翅吟唱了。

一種隱隱的音波由天空的東北方傳來，不一會便從蔚藍的天空里鑽出來兩個黑點，遠處田野上驚騰起一羣燕雀，飛過沙河南岸的楊木樹林中去了。

隱隱的音波強烈地震撼着大地，東北方天空衝過來的兩個黑點更大了——一架轟炸機後面跟着一架戰鬥機！在陽光的照射下，灰色的機翼清楚地顯出兩圈紅。

「呵，敵人的轟炸機，他在樹底下，躲起來！」游擊隊員們在田野的低窪處揮着雙手高聲呼喚。

在田野里工作的農民，和棉田里採棉的農婦都向近處的樹林里躲藏了。在河里嬉水的孩子們，也嚇得往岸邊草叢里鑽。

從王家山到榆林坪必得經過幾次的上山和下山，同學們有的真細極了。但他們仍不甘示弱：弓着腰，扶着腿，唱着各種新奇的歌曲和小調，緊跟着，不肯落後。

「……莫回頭，莫回頭，大家只有窮和愁……」

「不要皺着眉頭，大眾的朋友……」一個又一個，滿山滿谷盡是歌聲了。在山和山之間，隱約的可以看見我們一部分強壯的隊伍，挺着胸，在征重重的峯巒。但我們一想到在東北各地，出沒山林，冒着敵人的炮火奮勇前進的義勇軍，不禁有些汗顏了。

當我們看見榆林坪的影子時候，歡喜得過發狂了。拚命的唱着歌，快樂的歌聲在空際飄盪着，這勝利的歌聲！

進了村，大家散開了。馬上，上販，戲台底下的觀衆，成了我們戰鬥的對象，我們把淪亡後的東北情形，和平津同胞被屠殺的慘狀告訴他們。他們有些怕羞的樣子，隨了我們喊，並且不自然的舉出那有力的拳頭。

又休息了一會，便踏上歸途，已經是十二點鐘了。

天上有雲彩，太陽不時探出頭來；我們的汗出得更多了。餓倒也不覺得餓，渴得實在有點受不住。這樣走了十幾里山路，又回到王家山，裝滿了一肚子涼水，才稍覺得痛快了些。起身的時候，總隊長規定了一個競走辦法：那一隊在最前是龍虎，在最後是烏龜。

誰高與當烏龜？出發之後彼此互相競爭，由慢而快，慢慢的竟跑起來，你趕過去，我再追上來。結果，都是龍虎，我們一齊回到學校里。大家歇來一身疲憊，但也帶來勝利的愉快，我們這一羣的青年人，把重重的山嶺征服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廿五日在太原。

喧嘩的城衝和歡躍的田野，沙原，溪流，頓時靜寂下來！——為死滅的恐怖攫住的靜寂。軌軌囉囉的機聲震着大地和林木，葉兒在樹梢抖擻。

轟炸機和戰鬥機向東西兩方分開了，低翔在城壕和樹林的頂上，用遲慢的速度在低空上盤旋。

遠茫茫天的東北邊又飛來了兩架敵機。巨大的灰色轟炸機在城南的低空上一側身，用驟急的速度飛掠過城壕，立即有四枚黑色的東西從機身上墜落下來，嗖嗖——一陣風嘯。

轟隆！轟隆！轟隆！

炸彈一齊在城的東頭爆發，只見好幾個地方騰起柱般的濃烟，濃烟里隱約可以望見無被的石塊瓦片和棚簷。

噦！——城里的上空傳來一聲來福槍的炸裂聲。

住在城根邊的農民們都從土屋里奔跑出來，往蕎麥花地和棉田里伏倒。

噠噠噠噠……

雙翼戰鬥機的尾巴冒出一條烟，成串的機關槍彈狂暴地向田野中投下。正在這個時候，一個嚇青了臉孔的農婦，抱着一個嬰孩，向溪這邊的田野沒命地疾奔而來。

「不要跑，躺下！飛機用機關槍掃射呵！」

轟隆轟隆

後面飛來的一架轟炸機，在低空上也開始轟炸了，在爆炸的響聲中，夾雜着戰鬥機的機

## 從漢奸談起

姚雪垠

漢奸有廣義的漢奸和狹義的漢奸兩種。前者是指一切只顧一黨一派或自己的私人利益而忘掉整個民族的共同利益的無恥混蛋之輩，這種人雖不會為敵人收買，却有意無意中替敵人說話，打擊救亡戰士，破壞抗戰力量。後者是指一切已經被敵人收買的現成貨。後一種是真漢奸，前一種是準漢奸，候補漢奸。

從漢奸的出身上說，大體可分做三類：第一類是貪官，污吏，軍閥。政客，為升官發財及保全地位而做了日本人的走狗爪牙，忠臣孝子；第二類是被失業的狂潮打擊得迷三倒四，哭訴無門，既不會革命，又不會做賊，結果半推半就的做了大漢奸的部下；第三類是些最可憐的小百姓，平素受盡了壓迫，剝削，飢餓，寒冷，一遇大亂時候就少不得趁火打劫。東北幾省及平津的失陷與第一類漢奸最有關係；北戰場軍事失利與第三類最有關係；至於第二類，他們處處發生力量，但發生不了決定的力量。因為中國社會組織不提氣，正不知有多少人在等待着做漢奸。第一類漢奸究竟是少數人，還容易剷除；第二類和第三類像青草似的生滿天涯，平素軟綿綿的任你踐踏，經不得風吹，一吹就動，如何是好？中國能不能得到勝利就看對這些窮寒交迫的小百姓有沒有辦法了。

從前線跑回來的人罵北方民衆沒受過宣傳，沒經過組織，幾乎是十人九漢奸。但宣傳和組織都不是根本問題，問題是在如何使他們的生活多少好起來，為着生活才感到國家可愛，日本人該打出去。如果對民衆生活不想法改善，縱然派出去的宣傳員說得天花亂墜，他們也決不接受，因為我們過去空口說白話的時候太多了。何況日本人和漢奸們也有一套冠冕堂皇的宣傳和一點點的實惠呢。

有人說自宋，元，明以來大眾的生活就無法改善，現在一時也無從改善起，緩不濟的事情不用談，逢漢奸就殺便得了。但宋，元，明之所以亡，就亡在大眾生活沒有改善；宋末和明末處處有真漢奸，準漢奸，後補漢奸，也全是由于大眾生活沒有改善。如今我們還要蹈前代的覆轍麼？

三民主義是一部殖民地自救的經典。如今我們對日抗戰就是要實現民族主義。但三民主義有着連環性，任何一主義都不容易單獨實現。民族主義是對外的，民生和民權主義是對內的，必須對內有辦法，對外才能得到真正的勝利。為着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我們只有本着三民主義所指示的路線毫不猶疑的作法。

但有人又搖頭了，而且是非常慌張起來。好在這班搖頭與慌張的人全是漢奸，和日本鬼子一鼻孔出氣，管他娘的三七二十一！

(十一月四日)

陣陣噹噹的射擊聲。

足足經過二十分鐘兇殘的轟炸，敵機才騰上高空，載着斜西的陽光，發出軋軋的啼笑聲，朝東北方飛去。

受摧殘後的城牆動了，人們從每個角落裏爬了出來，互相用青灰色的臉孔詢問着，睜得大大的紅眼睛射出憤怒和復仇的餘光。

城的東頭炸發了十多顆炸彈，街道兩旁的門窗被炸彈鐵片和機關槍彈射擊成斑斑剝剝的

## 傷兵醫院裏

——報告一個嚴重問題——

文英，親愛的好朋友！

我真慚愧，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已經快度過去整八個年頭了，然而直到今天才作了第一件的正經事。今天是我第二次到傷兵醫院服務，因為我們還要上課，所以除去星期天外，平日很少有機會去。剛進靈隱寺山門，泉水仍舊淙淙的流着，輕傷的兵士們有的在閑聊天，有的在散步，我們還以為像從前一樣沒有事情作哪！然而走進大殿一看，新運的傷兵睡了一院子，手術室，外科室的穿堂裏，鋪滿了稻草，橫七豎八的睡滿了各種各樣的傷兵。空氣是奇臭難當。他們都是重傷，眼睛深深的陷下去，臉瘦得只剩下了骨頭，蓋着浸了血的棉被，慘痛的號叫着。看見這些我似曾相識的勇士們，我忍不住流淚了！

我陪着一位醫官去醫治那些重傷的傷兵，他們都是經過十幾天的顛沛才運到杭州來的。

大小窟窿。在街東頭的十字路口，躺着一俱炸焦了的屍體。倒塌了的橋樑下露出兩隻赤着的腳踝。

一個游擊隊員從街上匆匆走過，嘴里叫道：

「死了三個農民，傷的很多，兵站處長也炸死啦！」

一九三七，九，十五，寫于冀  
游擊司令部

## 紹晨

我所醫治的這幾個，一個個都留給我一個不能磨滅的印象。

第一個傷兵，他受了三處傷：一處在臂膀，兩處在腰肋。因為前線救護設備不夠用——幾乎等於沒有，所以連傷口都沒有紮，僅經戰地服務團把子彈取了出來。他五六天沒有吃過飯，這就讓一個雄壯的漢子也會餓成一個萎縮的乾圓，何況他是一個奔馳疆場，已經精疲力盡的人，而且他還有茶杯口大小的三個瘡口，從那裏面，不斷的，不斷的往外流着血！我看他的血已經快流盡了。

一個受了傷的可憐小兵守着他。那小兵的

眼睛哭得紅腫着。然而他現在已經不哭了，他沒有眼淚了。

醫官把我叫到一旁，對我說：「別管他了，去給別的醫治。這個已經不行了！」

那個孩子哭着求我：「女先生，您救救我大哥吧，我給您磕頭！您救活他吧，他的傷五六天都沒有人看過，臭啦，不能要啦！女先生，可憐我們兩條命……」那才十七歲就掛了傷的孩子還向我磕頭，要我救他哥哥。我不想使那孩子悲傷，就拿藥水向那快僵了的骨頭架子上抹；我的淚使我看不清楚。剛剛洗好那一個一寸見方深入及骨的傷口，醫官硬把我拉起來，我們兩個人把這付担架抬走了。這時候那孩子去給他哥哥倒開水去了。

可憐，剛到太平室沒有十分鐘，那個我的似曾相識的朋友就死掉了！他弟弟端了一杯開水匆匆的跑進來，担架已被抬出去了。那孩子沒有再哭，他已經沒有了眼淚。朋友呵！我對不起他！我沒有滿足他的要求！

第二個是一個神智昏迷的人，頭上被敵人砍過七刀，兩個大傷口，五個小傷口。他不知道痛苦，也不思飲食，只昏沉的睡着。醫官給他洗傷，他只能像困倒的獅子樣用鼻子吼一聲，別的什麼感覺都沒有。第二次我去給他用酒精擦臉時，他睜開眼，不會說話，瞪着眼睛看着我，指指我胸前的紅十字，浮出一絲慘笑，又昏昏的沒有知覺了。另外還有一個相似情形的，頭上掛了兩處彩，一塊被機關槍炸破，傷口流了許多臭膿，同樣的昏迷不醒。據醫官說這兩個人性命都還可保，但不是呆子就是白癡。還有一個身上有五個傷口，鼻子被炸，耳

朵被炸，腮上受了流彈，右手，左臂，腰肋，腿上都有傷，尤其以左臂最慘。當我夾開傷口的紗布時，一股臭膿水像小便一樣的注了出來。後來又有血擦雜着，這樣足流了有一玻璃杯還要多。我不敢給他下探針，他叫得那麼慘，呻吟得那樣苦！醫官給他上了藥時我給他繫繃帶。他的臂膀傷處細去了一半，一臂膀的臭膿放出來就只剩下骨頭了！

走回來，這些情景還在我腦裏晃來，頂使我忘不了的是那個看守他哥哥的小兵。回來我在院門口遇見他，他對我說：「女先生，我大哥死啦，院長給了我十五塊錢辦後事，我連一個銅子也沒有，這只修置棺材，連埋葬，買衣服燒紙的錢都沒有……」他們多半是河南人；這個小孩子就是河南鄆縣人。

朋友，我聽說在河南傷兵的情形也非常糟，他們在車站上呻吟流浪，在醫院里沒藥沒飯，沒人伺候。我們如今是對外國打仗，我們的士兵是為民族國家而拚死受傷，我們應該這樣的對待他們嗎？不打仗的養尊處優，打仗的却如此可憐，公理在那里？人道在那里？有人說輕傷兵愛好鬧事，非常可惡，但這到底怨誰呢？為什麼平素不對士兵加以政治訓練？傷快全愈的時候為什麼不趁機會教給他們一點政治知識？至於看護的不周到，有人說是看護的人太少，而傷兵太多，可是，現在無數男女同學都願做這種工作，為什麼不分派出去呢？才抗戰兩個多月，救護問題就如此嚴重，過去我們曾準備了什麼？現在我們又動員了什麼？將來呢？將來呢？朋友，這問題多麼的叫人心痛呵！（上略）

## 日本共產黨

# 給在華日本士兵諸君的號召

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搶掠中國人民的最殘酷的戰爭，現在是大規模地爆發了。如諸君開到中國替強盜的軍閥當炮灰一樣，內地正在瘋狂的進行着總動員，日本的年青的勞動者！農民！正成羣地被強迫換黃呢軍服，往中國戰場上送。天皇的反動政府為蹂躪中國四萬萬的兄弟，已經通過了前後將近六十億圓的軍費。十五億圓的殺人公債，已經在開始發行了。這樣當着諸君被迫地送到中國來屠殺中國的兄弟的時候，諸君的家庭就被壓上了空前的重担，無法繼續生活下去，陷入了飢餓的命運。華北的侵略戰爭一發動，內務省就立即頒發了一個法令，罷工是被禁止了，所有職工會的會議被禁止了，連反動的社會大眾黨的各種集會，都被禁止了。很明顯的，日本帝國主義明白我們日本勞動者農民的強大的反戰運動，明白我們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共同鬥爭中和中國人民兄弟的攜手，就要將日本帝國主義送入墳墓去。日本有覺悟的勞動者農民絕對反對這樣歷史上最黑暗，最反動的戰爭。日本進步的勞動者農民的真正要求，便是將全滿洲和華北立即歸還中國人民，由中國撤回全部陸海空軍，推翻由日本勞動者農民身上每年榨取七十億圓殺人軍費的天皇政府，建立全人民的民主政府，和中國人民攜手地實現遠東的真正和平。只有實現這些要求，全日本的勞動人民才能從帝國主義統治的地獄中解放出來。

現在，全中國民族都奮然起來，英勇地和日本帝國主義與軍閥強盜進行着抗爭。日本共產黨代表着日本所有覺悟的工人農民，向偉大的中國民族致熱烈的兄弟的敬禮。因為中國人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同時就是日本反戰人民的勝利。同樣的，倘若日本的軍閥強盜達到他們的預定目的，那就是日本人民最悲慘之命運的到來，因此，每一個進步的工人農民出身的士兵諸君的階級任務，就是盡量向這戰爭怠工的。應該迅速地使日本軍閥強盜的戰略計劃歸於失敗。應該使每一個戰友都了然日本軍閥進行的戰爭就是等於絞殺七千萬日本的人民，等於將全日本的人民推入餓死凍死的道路。因此只有使日本帝國主義完全失敗，日本人民才能獲得和平，麵包，地土，與建立民主政府的出路。因此，諸君應該到處和前線上的中國兄弟進行聯歡，應該到處與中國人民的游擊合流，應該到處組織轉變來響應中國兄弟的鬥爭，應該有組織的將槍口掉轉對着最反動的軍官，應該使日本帝國主義軍閥所佈置的全盤戰局歸於失敗。

你們起來，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而鬥爭吧！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就是我們日本勞動人民的勝利！

你們起來，擁護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吧！因為中國人民的勝利，就同是日本勞動人民的勝利！

打倒資產階級及地主的的天皇政府，打倒強迫羣衆參加戰爭，迫使羣衆陷於飢餓的天皇政府，打倒蹂躪中國人民的天皇政府，打倒強迫諸君來屠殺中國人民的天皇政府！

日本人民與中國人民的團結萬歲！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日本共產黨

# 人民自衛隊組織條例

一、為普通加強人民自衛的能力，準備與進行抗日的游擊戰爭並武裝民衆直接參加抗戰特組織人民自衛隊。

二、人民自衛隊不論在敵軍後方戰區及我軍後方均應普遍的進行組織特別着重于戰區。

三、人民自衛隊的任務如下：

- (一) 配合抗日軍隊作戰
- (二) 進行游擊戰爭
- (三) 偵察警戒封鎖消息
- (四) 維持地方治安鎮壓漢奸活動，捕捉敵探間諜
- (五) 傳達消息運送軍實及傷兵
- (六) 破壞敵軍交通維持我軍交通堅壁清野協助軍隊構築工事。

四、凡年在十六歲以上五十歲以下之人民沒有疾病者不分男女均得參加自衛隊之隊員以不脫離生產為原則。

五、自衛隊的編制如下：

- (一) 小隊 由隊員五人至五十五人組織之設正副小隊長各一人。
- (二) 中隊 二小隊至四小隊組織一中隊設正副中隊長各一人政治指導員一人幹事若干人輔助之。
- (三) 大隊、二中隊至四中隊組織一大隊，設正副大隊長各一人政治指導員一人，幹事若干人輔助之。
- (四) 每一縣有自衛隊三大隊以上即成立支隊設支隊部正副支隊長各一人政治處主任一

人幹事若干人輔助之。

(五) 支隊以上以區為單位設自衛隊指揮部內正副指揮各一人政治部正副主任各一人參謀及政治幹事若干人組織之。

六、自衛隊以村為單位成立小隊或中隊以鎮或區為單位成立中隊或大隊以縣為單位成立支隊。

七、自衛隊之中隊長小隊長均由隊員挑選大隊長以上之幹部均由指揮部選派政治幹部均由政治部選派各區指揮部由戰地動員委員會各區之人民自衛部兼任之。

八、女隊員單獨編為小隊或中隊不與男隊員混合未滿十六歲之兒童編為兒童自衛團在支隊部之下附設兒童部指揮之。

九、大隊以上之自衛隊幹部須脫離生產由指揮部酌給相當津貼。

十、自衛隊之武裝如下：

- (一) 快槍 由政府發給或調集地方原來武裝。
- (二) 大刀 由政府發給或發動人民自造。
- (三) 梭標 發動人民自造。
- (四) 其他武器 發動人民自行預備。
- 十一、自衛隊之訓練如下：

(一) 軍事訓練 駐隊集合散開新舊武器使用偵察警戒防空防毒救傷行軍運輸簡單的戰鬥動作游擊戰術與軍事常識等。

十二、自衛隊之紀律如下：

- (一) 堅決抗日救國，(二)，聽命令服務指揮，(三) 不擾民與人民聯合一致。
- 十三、自衛隊之待遇如下：
- (一) 集中訓練在一天以上時隊員的膳宿由隊部供給。
- (二) 隊員因公被派出差在一天以上者由隊部酌給津貼及火食費。
- (三) 隊員受傷者由隊部負責醫治。
- (四) 隊員因公犧牲者由隊部或呈請政府給予撫卹。
- (五) 隊員因奉命隨隊遠出服務家庭因而發生困難者由本村人民負責伏侍。
- 十四、自衛隊之經費由下列方法籌措之：
- (一) 政府的津貼。
- (二) 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及漢奸的財產中之一部。
- (三) 在當地有錢人中籌募。
- (四) 自衛隊之經費每月須將收入支出向隊員及人民公佈完全公開。
- 十五、本條例自頒布之日起施行。

二、政治訓練 民族革命的一般常識宣傳組織民衆的方法政治動員軍事紀律文化娛樂等

(三) 平常訓練，時間以村為單位每星期集合訓練三次每次一二小時以區為單位每半月集合訓練一次每次半天或一天戰區訓練時間依實況另定之。

十二、自衛隊之紀律如下：

- (一) 堅決抗日救國，(二)，聽命令服務指揮，(三) 不擾民與人民聯合一致。
- 十三、自衛隊之待遇如下：
- (一) 集中訓練在一天以上時隊員的膳宿由隊部供給。
- (二) 隊員因公被派出差在一天以上者由隊部酌給津貼及火食費。
- (三) 隊員受傷者由隊部負責醫治。
- (四) 隊員因公犧牲者由隊部或呈請政府給予撫卹。
- (五) 隊員因奉命隨隊遠出服務家庭因而發生困難者由本村人民負責伏侍。
- 十四、自衛隊之經費由下列方法籌措之：
- (一) 政府的津貼。
- (二) 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及漢奸的財產中之一部。
- (三) 在當地有錢人中籌募。
- (四) 自衛隊之經費每月須將收入支出向隊員及人民公佈完全公開。
- 十五、本條例自頒布之日起施行。

二、政治訓練 民族革命的一般常識宣傳組織民衆的方法政治動員軍事紀律文化娛樂等

(三) 平常訓練，時間以村為單位每星期集合訓練三次每次一二小時以區為單位每半月集合訓練一次每次半天或一天戰區訓練時間依實況另定之。

十二、自衛隊之紀律如下：

- (一) 堅決抗日救國，(二)，聽命令服務指揮，(三) 不擾民與人民聯合一致。
- 十三、自衛隊之待遇如下：
- (一) 集中訓練在一天以上時隊員的膳宿由隊部供給。
- (二) 隊員因公被派出差在一天以上者由隊部酌給津貼及火食費。
- (三) 隊員受傷者由隊部負責醫治。
- (四) 隊員因公犧牲者由隊部或呈請政府給予撫卹。
- (五) 隊員因奉命隨隊遠出服務家庭因而發生困難者由本村人民負責伏侍。
- 十四、自衛隊之經費由下列方法籌措之：
- (一) 政府的津貼。
- (二) 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及漢奸的財產中之一部。
- (三) 在當地有錢人中籌募。
- (四) 自衛隊之經費每月須將收入支出向隊員及人民公佈完全公開。
- 十五、本條例自頒布之日起施行。

(一) 集中訓練在一天以上時隊員的膳宿由隊部供給。

(二) 隊員因公被派出差在一天以上者由隊部酌給津貼及火食費。

(三) 隊員受傷者由隊部負責醫治。

(四) 隊員因公犧牲者由隊部或呈請政府給予撫卹。

(五) 隊員因奉命隨隊遠出服務家庭因而發生困難者由本村人民負責伏侍。

十四、自衛隊之經費由下列方法籌措之：

- (一) 政府的津貼。
- (二) 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及漢奸的財產中之一部。
- (三) 在當地有錢人中籌募。
- (四) 自衛隊之經費每月須將收入支出向隊員及人民公佈完全公開。
- 十五、本條例自頒布之日起施行。

(三) 在當地有錢人中籌募。

(四) 自衛隊之經費每月須將收入支出向隊員及人民公佈完全公開。

十五、本條例自頒布之日起施行。

歡迎批評

歡迎訂閱